

HARD LANDING

囚笼里的 挣扎

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系列
《中国人》《致命一击》《探戈一号》的当红作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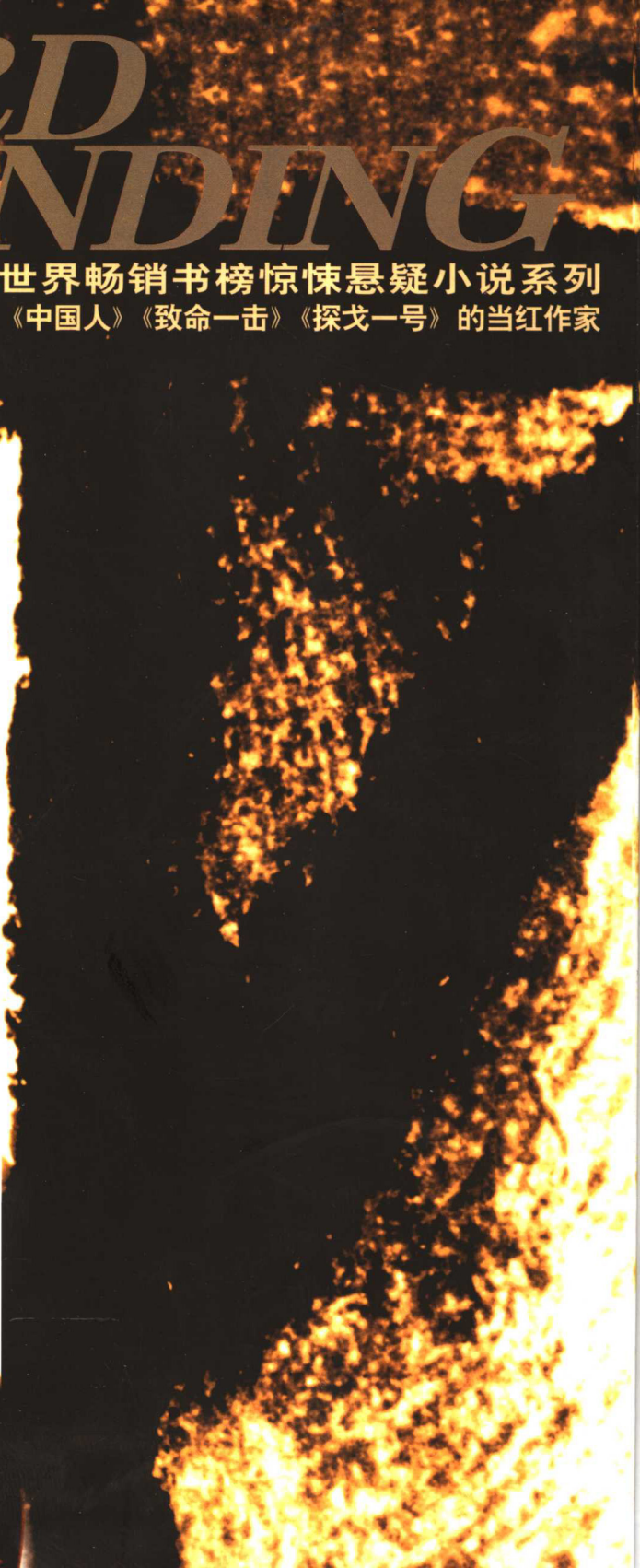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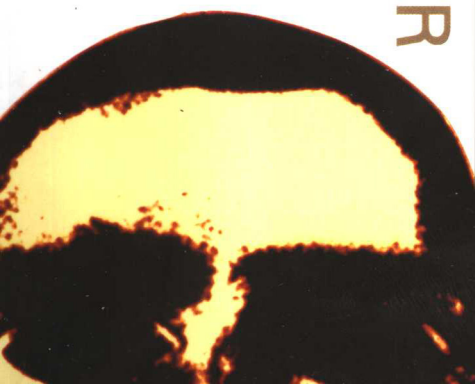
[英] 斯蒂芬·莱勒 著

李凡 王淼 译

王秋海 审校

群众出版社

STEPHEN LEATHER





囚笼里的 挣扎

HARD LANDING

[英] 斯蒂芬·莱勒 著

李凡 王淼 译

王秋海 审校

群众出版社

STEPHEN LEATHER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囚笼里的挣扎 / (英) 莱勒著; 李凡, 王森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6.9
ISBN 978-7-5014-3758-0

I. 囚… II. ①莱…②李…③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68331 号

囚笼里的挣扎

著 者: [英] 斯蒂芬·莱勒
译 者: 李 凡 王 森
责任编辑: 张 蓉
封面设计: 张晓光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 100078
网 址: www.qzcbbs.com
信 箱: qzs@qzcbbs.com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开本
字 数: 334 千字
印 张: 20.75
版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014-3758-0 / I · 1577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定 价: 32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

作者简介

斯蒂芬·莱勒曾是一名记者，曾在《泰晤士报》、《每日邮报》和香港的《南华早报》等报纸工作。在做记者之前，他做过采石场里的铲石工，当过面包师，油泵服务员，酒吧招待；他还曾在一家英国化学工业公司、英国税务司工作过。1992年他开始全职写作，并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。他最畅销的小说已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，《刑期》和《炸弹制造者》已被拍成电视剧。他是《伦敦在燃烧》、《敲击》和BBC的《脑中谋杀》等电视节目的撰稿人。《致命一击》《探戈一号》已在我国出版，《囚笼里的挣扎》是他2005年度的畅销书，他的2006年度畅销书《冷血恐怖》即将由群众出版社出版。

斯蒂芬·莱勒现在定居于都柏林。

请到 www.stephenleather.com 访问他的网站。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个毒枭与卧底惊天动地斗智斗勇的故事。

单人牢房，随时可以去健身房，挑选自己喜欢干的活儿，任意支配他人为自己服务，而且还操纵着监狱外面的犯罪活动。这就是一个毒枭在监狱中的生活。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监狱外，他都是国王。

警探谢泼德的任务就是接近那样一个毒枭，找到他的罪证。与在其他地方卧底不同，在监狱里，谢泼德一天24小时都不能松懈，每时每刻，他都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恶棍。为了立威，他把两个狱霸打成残废；为了获取其他犯人的好感，他公开嘲笑狱警；为了接近毒枭，和毒枭从事同一种工作，他打断了竞争者的腿……有时候，连他自己都觉得他和真正的恶棍没什么区别了。

为了把一个恶棍送进地狱，自己首先要下地狱。这样的代价，值得吗？

HARD LANDING

特瑞希·埃里奥特离开医生的诊所，手一次又一次地抚摸着自已的腹部。似乎还完全看不出她的身体里正孕育着一个新生命。对于一个婴儿来说，要想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，动动脚，或是踢踢腿，现在都还为时过早。但是这次，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，特瑞希清楚地感觉到，她终于怀孕了。第三次孕检证明，她的感觉是完全正确的。

怀孕的事情，她对丈夫只字未提，而且还是拖了一个月才去做的怀孕检查，现在已经确认无疑了。“我怀孕了。”她把车停在路边，小声地对自己说，陶醉在这盼望已久的喜悦之中。“我有了，”她轻柔地说，“我终于怀上孩子了！”她想跑到街上去，告诉每个路人；想冲着天空呼喊；想所有的朋友和亲戚都能分享她的喜悦。但是，她还是希望把这个甜美的秘密保守得更长久一些。怀孕一事，只要她知道、医生知道，就足够了。无论如何，现在，孩子只属于她一个人。

特瑞希熄了火，移到副驾驶座位上。丈夫喜欢开车，不是因为大男子主义，也不是因为对她的驾驶技术不信任，只是因为他太喜欢开车了。而她呢，也高兴让他开车。特瑞希觉得自己会成为一名更好的司机，因为她开车很小心，严格遵守交规，不时地查看后视镜，总是乐于让别的司机超车。乔纳森呢，当然了，乔纳森开车更像个男人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特瑞希坐在副驾驶座上，等着丈夫下班。

一想到其他事情也会改变，她会心地笑了。乔纳森曾答应过她，一旦有了孩子，他就会找一份办公室工作，不再晚上加班加点，不再几个星期不回

囚笼里的挣扎

家，不再整天做冒险的事情。他会有一份稳定踏实的工作，朝九晚五地上下班。当她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会随叫随到。让别人去承担风险吧，让别人去获得荣誉吧。他会是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，一个居家男人。他许诺过，特瑞希也会设法让他恪守诺言的。

她看到丈夫沿着人行道向这边走来，便冲他挥挥手。乔纳森上了车，吻了她的脸。特瑞希的手很自然地绕在老公的脖子上，嘴唇贴到他的唇上，深情地吻着。她的热情感染了丈夫，他也充满激情地回吻，手慢慢地滑下去，温柔地抚住她的乳房。“这种感觉太棒了！”当她放开他时，他说道。

“是你应得的。”她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车启动后，他像往常一样使劲地踩了一下油门，完全是一个职业赛车手的风格。

“因为你是个好丈夫。”她抚摸着他的大腿说。她还是不打算现在就告诉他，觉得时机还没到。买好的食物放在后备箱里，全都是他最喜欢的。还有一瓶红酒，他们要喝些酒来庆祝孩子。但是她只能喝一点点，并且是最后一次，直到孩子出生为止。她可不愿意做任何影响孩子健康的事情。这个孩子，他们等了将近三年。医生坚持认为她和乔纳森都没有问题，不需要专门治疗，只要继续努力就行了。他们年轻而且健康，虽然乔纳森的工作压力很大，但是除此以外，他们需要的只是频繁做爱和那么一点点运气而已。他们经常做爱，确实如此，特瑞希想着又笑了起来。从一开始，他们的性生活就很完美。

“笑什么？”乔纳森边问边挂挡，车离开了路边的花园。他没有打转向灯就挤进了车流中，致使后面一辆宝马紧急刹车。乔纳森向宝马随便挥了挥手，表示歉意。

“没什么。”她很想此时此地就告诉丈夫怀孕的事，但是又更希望他们能够永远记住这个美妙的时刻。

“说吧，宝贝儿。”乔纳森嘟哝着。前面有红绿灯，红灯亮时，乔纳森抱怨道，“看到了吗？又堵车了。”

“不着急。”她说着端详着旁边的老公。他太帅了，颇长的身材，宽阔的肩膀，一头蓬松的黑发随意散落在额前。漂亮的牙齿，迷人的微笑，完全可以去做牙膏广告。

他咧着嘴冲她坏笑，就像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。

HARD LANDING

“到底为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啊。刚才你笑得就像一只猫终于吃着了奶油一样。”

她好想告诉他，好想把他搂在怀里吻他，然后对他说，他就要做爸爸了，但她还是摇摇头说：“真的没什么。”

这时，一辆黑色的大型摩托车从后面跟上来，后座上的人弯腰向他们的车里看。一开始，特瑞希还以为他是要问路，可是紧接着，她皱起了眉头——她看到了一支枪。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使她一瞬间没有反应过来，时间似乎停止了。慢慢地，她看清楚了一切：一只戴着棕色手套的手握着一把暗灰色自动手枪。摩托车后座上的人戴着一顶鲜红色的头盔，黑色面罩遮住了整个脸。摩托车手戴着一顶黑色头盔，面罩也是不透明的，两个人的脸都看不到。这时，摩托车手加大油门，后座的人双手举起了枪。

乔纳森转过头，注意到了特瑞希惊讶的表情。就在这时，手枪开火了，车窗被炸开，玻璃碎片飞溅到特瑞希的脸上。

特瑞希被剧烈的爆炸声震聋了双耳，她只是感觉到接下来还有两声枪响，却完全听不到枪声。她脸上全是血，开始还以为自己被玻璃划伤了，但是马上就意识到，那不是她的血，脸上和胸口上溅的都是丈夫的血。看到丈夫扑倒在方向盘上，她惊声尖叫起来。

小面包车里坐着八个人，清一色的蓝色工作服，脚穿运动鞋，头上统一戴着印有灭虫公司标志的棒球帽。车在门口停下，一名警卫手里拿着一个带夹子的拍纸簿，不耐烦地等着司机摇下车窗，然后看了看他工作服口袋上夹着的塑料证件。他数了数人数，并做了记录。

“看来，今天晚上没人请病假喽？”人最少的时候，只会回来四个，八个人是全勤人数。由于公司只给最低的薪水，因此常常会缺人，至少也会少一个，而且没有妇女。原因是这项工作既不令人愉快，又是一项重体力活。虽然法律规定，公司在招人时不能歧视妇女，但还是很少有妇女能够在干了第一天之后继续留下来工作。

“都是新手，”司机说，“热情劲儿还没退呢。”

警卫耸耸肩，疲惫不堪地说：“没错，当年我也这样。”他也就二十八岁，但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些，两鬓已冒出花白的头发，将军肚也初现

囚笼里的挣扎

端倪。“好吧，先生们，请举起证件让我看看。”

那几个人举起各自的证件，警卫举着手电筒一个一个地仔细查看。但是他离他们太远了，根本看不清这些人的相貌是否和证件上的一致。即便是认真检查，也发现不了什么问题，因为这伙人早已花了大量的时间造出了以假乱真的身份证。其实，货车、工作服以及棒球帽都是真的，而它们真正的主人只穿着内衣，嘴里塞着布条，被绑在伦敦东区一个废弃的工厂里。这伙人中的一个正在看着他们，直到有人通知他事情成功了，才会放了他们。

这伙人回头看着警卫，脸上浮现出厌烦而又无可奈何的顺从表情，因为单调乏味的八小时夜班就要开始了。包括司机在内，有三个西印度人，其他都是白人，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下。其中最年轻的一个正张着大嘴打哈欠，露出满嘴的龋齿。

警卫向后退，离开小面包车，然后冲同事挥挥手，标着“停止”字样的白色障碍栏抬了起来。门口还站着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察，穿着防弹背心，怀里抱着黑色的赫克勒-科赫自动冲锋枪。他们的手指扣在扳机上，注视着汽车驶过。面包车司机冲他们友好地打了声招呼，然后朝着仓库方向开去。头顶上，一架英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47俯冲下来准备着陆，飞机的轮子即将接触到跑道，发动机的轰鸣声响彻了整个夜空。

满嘴龋齿的人下意识地弯了一下腰，一个西印度人笑着拍拍他的背。

“别闹了。”坐在司机旁边的人说道。他大约三十七八岁，宽阔的肩膀，沙棕色的头发短得几乎露出头皮。他扫视着仓库之间的黑暗地带，可不希望碰到任何麻烦。机场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安全防范设施。

他们从汽车的后座下面拖出几个运动包。

“大家注意，最后一次检查名字。”前排的男人说道。他叫特德·维里蒂，三个月以来，正是他在策划这次抢劫。“阿奇。”他说着打开仪表盘下的工具箱，从里面取出一台便携式接收器，打开电源，别在了自己的皮带上。

“伯特。”他正后方的一个男人说。他的真名叫杰夫·欧文，已经和维里蒂合伙做了十几起抢劫案。欧文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仙女液^①瓶子，在瓶口处闻了闻，皱了一下曾受过两次伤的鼻子。

维里蒂又拿出一个接收器，打开电源后放在汽车仪表盘上。

① 小仙女液，一种高级真皮座椅滋润液。——译者注

HARD LANDING

“查利。”欧文旁边的男人说道。他叫鲍勃·麦克唐纳，以前是个二等兵，因为恃强凌弱被军队开除了。维里蒂并不了解麦克唐纳，但是欧文坚持替他担保，而维里蒂非常信任欧文。麦克唐纳从包里拿出一把短管霰弹枪，然后把一枚红色的子弹装入枪膛。

“道格。”紧挨着麦克唐纳的人说。他胡乱地把弹夹塞进手枪的枪柄里，拉上枪栓。他是西印度人中最年轻的一个，是个职业罪犯。在布里克斯顿监狱的六个月时间里，他学会了很多作案技巧，从如何偷车到怎样诈骗，甚至武装抢劫，无所不通。维里蒂就是在那里慧眼识珠，发现了他。

按着字母表的顺序，从a到h，接下来该埃迪了，就是那个满嘴龋齿的年轻人。他戴着手套，右手拿着一把左轮手枪，左手拿着一把眩晕枪。扣动眩晕枪的扳机，两个尖尖的金属头之间就会爆出蓝色的火花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，高压电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人失去知觉，而又不会造成致命伤害。埃迪身边那个又高又瘦的西印度人叫弗雷德，手里拿着一支双管猎枪。最后那个三十多岁、剃着光头的家伙是个格拉斯哥人，藏在工作服袖子里的胳膊上，文着一个足球图案的刺青，正抱着一支滑杆式霰弹枪坐在后排座上。他的真名叫乔治，总是把手指关节掰得嘎巴响，很让人讨厌。

司机是个西印度人，名叫哈里。维里蒂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，他们一起工作五年多了，但一直以来，他只知道他名字的首字母缩写是P.J.。他是伦敦最好的司机，曾做过艾尔顿·约翰^①的私人司机。维里蒂朝P.J.点点头，P.J.突然把车停了下来。

“如果有谁用的名字不是刚才叫到的名字，小心他的脑袋。”维里蒂从座位上转过身说道。

“好的，特德，”乔治喊道，然后像演戏似的拍着额头说，“他妈的，这会儿我就已经忘了。”

“非常可笑。”维里蒂从包里掏出一支短管霰弹枪，打开保险栓，“记住，一定要高度集中，不能给他们思考的时间。如果他们报了警，在警察赶到之前，我们只有不到六分钟的时间逃生，否则就得等着吃枪子儿了。大伙明白了吗？”

后排的六个人点点头。

^① 艾尔顿·约翰 (Elton John)，英国国宝级流行男歌手，从20世纪70年代起，他的名字一直镌刻在国际流行乐最成功的巨星名册中。——译者注

囚笼里的挣扎

“大家都戴上面具。”维里蒂命令道。

这伙人统统摘掉棒球帽，戴上黑色的滑雪面罩，只露出眼睛和鼻子。维里蒂冲 P.J. 点点头，这个西印度人继续驾车前行。这时，维里蒂的心跳加速了。每次，只要开始抢劫，只要和他的枪在一起，他就会莫名地兴奋起来，身体就像过了电一样。对他而言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和持枪抢劫相比，即便是做爱。在抢劫的过程中，所有的感官都被调动起来，就像一辆超速行使的汽车，真是兴奋之极。维里蒂戴上面具，把耳机和接收器连接起来，然后把接收器塞在面具下面。有点静电噪音。

P.J. 开着车突然右拐，在仓库前面停下来。维里蒂打开车门跳下来，怀里紧紧地抱着短管霰弹枪，耳机在耳边嗡嗡响着。候机室里有个可疑的乘客，是个阿拉伯男人。太好了，维里蒂心想，所有能把注意力吸引到机场仓库之外的事情，真是天助我也。

欧文拉开车门跳出来，制服皮带上别着一把左轮手枪。其他人也都下了车，迅速跑到仓库入口处。入口处有一块很大的空地，可以同时停放三辆货车，是用来装卸货物的。入口处的金属卷帘门关着，空地右边有一扇大铁门，他们的人拿着武器守在门两边。

维里蒂走上前，用戴着手套的手拉了一下门把手。仓库门从来都不上锁，即使是在晚上。仓库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工作，可是在晚上，最多只有四名员工值班：两名叉车司机、一名警卫和一名仓库管理员。四个手无寸铁的人守护着一个存放有价值两千万英镑货物的仓库，一想到这儿，维里蒂就禁不住笑起来，这简直就是从小孩子手里抢糖果。

维里蒂高举着霰弹枪推开门，冲了进去。他看到在门的右边有间小办公室，里面摆着三张桌子，靠墙立着一个架子，里面放满了文件夹，一个穿制服的警卫正坐在桌旁读报纸。维里蒂平举着霰弹枪，示意他站起来。埃迪冲过来，用眩晕枪的尖端顶住警卫的脖子，扣动了扳机。警卫抽搐了一下，重重地倒在地上。埃迪把他拖到门后，从口袋里拿出一卷胶带，绑住他的手脚。这时，其余的劫匪四下散开，到仓库的其他地方查看。木质的货物托板上高高地堆积着一摞摞纸箱子，足足有半个足球场大小。许多箱子上都标记着“易碎”的字样，这些箱子均来自于日本、韩国和中国香港。

一辆橘红色的叉车正在把一堆箱子运过来，道格跳上叉车，迅速用自动手枪顶住司机的脖子，司机是一个身穿白色工作服的中年男子。道格揪住司

HARD LANDING

机的衣领，把他从叉车里拽出来，然后用手枪猛击他的头部。

维里蒂听到远处还有叉车的运作声，便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指了指。弗雷德和格拉斯哥人马上向那边跑过去，运动鞋踏在混凝土地面上，发出咚咚咚的沉闷声响。

道格把叉车司机拖到维里蒂面前，用胶带封住司机的嘴，然后绑住他的腿。

维里蒂示意麦克唐纳和欧文在那堆摞在一起的货物托板中间查找。他们端着枪，四处找仓库管理员。麦克唐纳看了看表，维里蒂小声说：“时间还够用，接收器里没声音。”

另外一辆叉车也停止了工作。只听到一声闷响，就像是某种柔软的东西狠狠地摔到了地板上一样，砰的一声，又恢复了寂静。三个人停下来，听到右边隐约传来口哨声。维里蒂循声指了指，三人朝那边走去。

仓库管理员大约三十出头，头发稀少，脑门上的头皮依稀可见，戴着一副金属架眼镜。他手里拿着一个掌上电脑，一边用一支小尖笔写着，一边惬意地吹着口哨。他聚精会神地忙着，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三个蒙面人，直到走到他们跟前，才惊得目瞪口呆，慌忙向后退了半步。但是这时，维里蒂已经用枪顶住了他的腹部，低声说道：“不许说话，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几分钟后我们会离开。”

维里蒂左手揪住那人的衣领，把他拽到跟前，然后用枪顶着他的后腰向办公室走去。“这儿……这儿……没没钱。”那人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我说过，不许说话。”维里蒂用枪管狠狠地戳了一下他的后背。

他们来到办公室时，两个叉车司机正躺在门外的地板上，嘴里塞着布条，手脚被绑着，动弹不得。欧文站在旁边，一只手拿枪，另一只手拿着小仙女液瓶子。

维里蒂把仓库管理员推倒在两个司机旁边，管理员仰面朝天，眼镜啪嗒一声掉在混凝土地面上。维里蒂用枪指着，咬牙切齿地威胁道：“交出英特尔芯片来，今天早上从美国运来的芯片。”这时耳机里传来声音，说电脑系统已经查出那个阿拉伯人的身份了，包括姓名、出生日期和国籍，是个伊拉克人。“阿拉伯杂种。”维里蒂咕哝了一句。

“什么？”管理员迷惑不解地问道，一边伸出右手在地上摸索着眼镜。

囚笼里的挣扎

维里蒂冲欧文点点头，欧文举起小仙女液瓶子，把瓶内的液体洒在三个人身上。麦克唐纳闻出那是汽油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两个司机又踢又扭，而那个管理员手里握着眼镜，惊愕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

欧文倒空汽油后，把瓶子扔到一边，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深灰色的芝宝（Zippo）打火机，打着后说道：“他的话你们也听到了。现在告诉我，芯片在哪儿？”他用拇指打着齿轮，火苗在三个人面前一下子蹿起两英寸多高。

“阿奇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”麦克唐纳大声嚷道，一步走到维里蒂跟前说，“你可从来没有讲过我们要纵火烧人。”

“你手里也拿着猎枪，放火和开枪没什么两样。”

“你见过三级烧伤的惨样儿吗？”

维里蒂举起枪对准麦克唐纳的腿：“那你有没有见过膝盖粉碎的惨样儿？”

麦克唐纳耸耸肩说：“我只是想知道得更清楚一些，没别的。你说得对，反正是为了钱嘛……”

仓库管理员摸索着向后挪，想离欧文远一点。欧文一边跟着他，一边弯下腰，手里打火机的蓝色火苗在管理员的腿边一跳一跳。管理员挪到墙边，靠着墙，用手护着脸。欧文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可不能保证火苗到不了你身上。快说，芯片在哪儿？”

“我得查查电脑才知道。”管理员结结巴巴地说。一条暗黑色的痕迹，在他的右裤腿上蔓延开来。

欧文熄灭芝宝，抓着管理员的脖子，把他拖到门口，维里蒂紧跟在后面。耳机又嗡嗡地响起来。候机室外外面发生了一起车祸，两辆出租车撞到了一起，司机们正在吵架。维里蒂藏在面具后面的脸得意地笑了起来，越乱越好。

欧文把仓库管理员拖进办公室，吼道：“你只有十秒钟时间，十秒钟之后，就该烤肉了。”说着，把他扔到转椅上。

那人哆哆嗦嗦地敲着键盘说：“我，我得想想，我只值、值夜班。”

“记着这个。”欧文再次点燃芝宝，把火苗靠近他的脸。

仓库管理员尖叫起来：“好吧，好吧。等一下！”他飞快地敲着键盘，“找到了！”他不断用衣角擦拭着额头上的汗，“G行，第六区，十……十

HARD LANDING

二号箱。”

维里蒂冲着门口喊道：“弗雷德，道格，G行，第六区。”这时，耳机又响起来，尽管阿拉伯人的记录清白，可他还是被拘留了。

欧文熄灭芝宝，用胶带把管理员绑在椅子上。“我……我已经按你们的要求做了，对吧？”管理员战战兢兢地问。欧文二话不说，封住了他的嘴。

维里蒂对欧文说：“告诉哈里，准备好车。”边说边朝G行跑去。

“我去。”麦克唐纳马上说道。

维里蒂停下来，用戴着手套的手指着麦克唐纳说：“我是让他去。如果我要你做什么，我会直接告诉你的。”他指着欧文大声喊道，“快去！”然后又回头冲麦克唐纳嚷道，“你跟着我，这样我就能随时看着你。”说完跑向主通道。麦克唐纳和格拉斯哥人紧随其后，而欧文则朝大门跑去。

道格已经坐在叉车的操控位置上。“在那儿。”弗雷德用手指着一堆硬纸箱。

“快点，把它们装起来，咱们要尽快离开这里！”维里蒂大声喊道。这些箱子里装着美国最新制造的奔腾芯片。根据维里蒂在西海岸的同伙报告，一共运来24箱，价值将近一百万英镑。

远处，金属卷帘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听到跑步声，大家都转过身去，维里蒂和麦克唐纳也跑回主通道。只见欧文一边朝这边飞奔过来，一边大声喊道：“警察！到处都是警察！”

维里蒂猛地转过身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他们抓到了P.J.，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警察。”

维里蒂抓起接收器，检查频率，一切正常。“不可能。”他说。

“他们一定是按了无声警铃。”欧文喊道。

维里蒂跑回办公室。埃迪正双手持枪站在那儿，问他：“咱们怎么办？”

维里蒂指了指铁门说：“锁上门。”铁门上下全是门栓。埃迪跑过去，插上门栓，然后闪到一边。仓库里没有窗户，所以看不到外面的情景。欧文喘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维里蒂把手搭在他肩上，问道：“有多少警察？”

“妈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他们把咱们的车包围了。有三辆没有标记的车，十二个人吧，也许是，我没来得及数。”

维里蒂冲进办公室，对着仓库管理员的脸就是一巴掌，然后撕下他嘴上的胶带，问道：“你按警铃了？”

囚笼里的挣扎

那人哆嗦着说：“怎，怎，怎么可能？你，你一直都，都在看着我。你知道的。”

“我们怎么办？”埃迪问。

“你他妈的给我闭嘴，让我想想。”维里蒂说。

“什么办法都没了，”麦克唐纳说，“如果外面全是警察的话，我们就全完了。”

维里蒂没理他，转身问欧文：“你说他们抓了P.J.？”

“我看见他趴在一辆汽车的车盖上，警察在给他戴手铐。”

“他们看到你了吗？”

欧文点点头。

“我们的车还在那儿吗？”

欧文又点头。

“好的。”维里蒂说。如果警察知道已经被发现了，那么他和他的人时间就不多了。他用霰弹枪指指地上的两个人，说，“解开他们的腿，把椅子上那个笨蛋松开。现在，他们就是我们离开这里的通行证。”

埃迪冲进办公室。弗雷德和格拉斯哥人弯下腰，撕去叉车司机腿上的胶带。

维里蒂抱着霰弹枪，凝视着上着门栓的铁门。如果警察知道他们身上有武器，就不会轻易闯进来；如果他们押着人质出去，警察也不可能开枪。维里蒂努力回想着仓库四周的地形，根据他的记忆，四周没有对狙击手有利的地形。双方只可能进行近距离的赤膊战，也就是说，警察只要开枪，就必须冒着危及人质安全的危险。但是他们的动作必须要快。“你们都过来。”他大声喊道。

埃迪在后面推搡着仓库管理员，走出办公室说：“外面那个警卫还是不省人事。”

“三个就够了。”维里蒂说。

“够什么？”麦克唐纳问。

“够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。”维里蒂朝仓库管理员走去，“把胶带给给我。”他向欧文伸出手，欧文把胶带扔给他。管理员本想说什么，但是维里蒂用枪顶住他的鼻孔，让他闭嘴。“乔治，你过来，拿枪顶住他脖子后面。”那个格拉斯哥人走过来，按照他的指示行事。维里蒂拿起胶带，把枪

HARD LANDING

和管理员的脖子绑在一起。

“你这是绑架，”麦克唐纳说，“用他做靶子，简直就是冷血谋杀。”

“如果警察让我们离开的话，不会有人受伤的。”维里蒂说着朝弗雷德点点头，“像我这样绑住他。”他示意弗雷德去绑住另外一名叉车司机。西印度人用力拽着司机，让他站起来，按维里蒂的方法把司机捆了起来。

“就算是有人质，他们也不会让我们离开的。”麦克唐纳说道。

“持枪抢劫会判我们十二年，或着十五年，”维里蒂说，“如果枪走火了，倒霉的人质死一个的话，也只能算是过失杀人，判十到十二年。算起来，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失的。”

“特德·维里蒂，我知道你能听到。”这时传来一个声音。维里蒂惊奇地四下张望，然后才意识到，声音是从耳机里传来的，一定是警察频道。

“我们是警察，一切都结束了，特德，缴械投降吧。”

维里蒂咆哮着跑到叉车司机跟前，弗雷德正在用胶带把他捆起来。维里蒂拿着霰弹枪凶猛地打向司机的下巴，然后狠狠地踢着他两腿之间的部位。司机倒在地上，维里蒂仍不罢休，继续拳打脚踢。

麦克唐纳抓住维里蒂的胳膊：“你疯了吗？”

维里蒂甩开他。耳机又响起来：“外面全都是武装警察，特德，你已经无处可逃了。放下武器，举起双手走出来。如果让我们冲进去抓到你的话，总会有人受伤的。”

这时，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。

“接电话，特德。”维里蒂耳机里的声音说道。

“一定是警察。”那个格拉斯哥人说，“他们想跟我们谈条件。”

埃迪冲到维里蒂身边。

“警察已经和我们谈过了，”维里蒂拍了拍腰带上的接收器，“刚才在无线电里谈的。”

“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接收器？”埃迪问，他的脸距离维里蒂只有几英寸远。

维里蒂都能闻到他嘴里的大蒜味。“他们掌握了一切，我们被控制了。”他骂了一句，然后推开埃迪说，“他妈的离我远点！”

“全结束了。”麦克唐纳说着转身看着格拉斯哥人，想得到他的支持，而格拉斯哥人只是耸耸肩，什么都没说。“如果我们押着人质出去，警察是

囚笼里的挣扎

不会放过我们的。”麦克唐纳说。格拉斯哥人的手指还扣在猎枪的扳机上，大部分枪身被胶带同仓库管理员的脖子绑在一起。管理员全身发抖，封在嘴上的胶带随着呼吸起伏着。

“不管怎么样，他们都不会放过我的，”格拉斯哥人说道，“只要看一眼我的档案就明白了。”他用枪顶着仓库管理员的脖子说，“我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。”

麦克唐纳小声嘟囔着对欧文说：“杰夫，帮我逃出去吧。这个婊子养的疯子会要了我们大家的命。”

“不许说名字！”维里蒂挥舞着手中的霰弹枪大声喊道，“你他妈的不许说名字！”

“特德，”麦克唐纳平静地说，“毫无疑问，他们知道我们是谁。”

“他说得没错，”道格说道，“如果警察在外面的话，那一切都谢谢大家晚安——结束了。”他用枪指了指门，“拿这把射豆枪和那些拥有大炮的猪猡们对抗，我们是不会占到一点便宜的。”

“我们不会向警察开枪的，”维里蒂喊道，“我们只是要让他们明白，如果不放我们走的话，人质就死定了。你们听着，车还在外边，P.J. 也在那儿。如果我们现在走，仍然有机会逃生；如果我们还在这儿吵个不停，警察会投催泪弹的。到那个时候，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”

电话铃不响了。特德走过去站在道格的身边，格拉斯哥人把仓库管理员拉到身后，离维里蒂更近些。眼看着战线拉开了，这伙人分成了两派。欧文手里端着枪，骂骂咧咧地走向维里蒂，冲麦克唐纳抬了一下下巴，示意他加入到他们当中来，但麦克唐纳摇了摇头。

“埃迪，他妈的给我过来。”维里蒂说。

埃迪和那两个西印度人对视了一下，然后又看了一眼维里蒂，说：“我不参与争论。是待在里面，还是出去，你们说吧。”

“埃迪，过来，不然我就毙了你。”维里蒂端平霰弹枪对着埃迪的下身，“我向上帝发誓，如果你不过来，我就打烂你的屁股。”

眼泪在埃迪的眼眶里打着转，他还是顺从了维里蒂的指令。

“接电话，特德，”一个声音传入维里蒂的耳朵，“稳定的线路会让咱们的谈话更加顺利，你说呢？”

维里蒂拔下耳机，指着躺在地上的叉车司机，对欧文喊道：“快，用胶